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五

秣陵 焦 坎 輯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景陵 景陵 景帝 景陵 裕陵 景帝 景陵

公名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  
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  
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  
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  
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翱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  
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  
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  
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既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濟埔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

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鈐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

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

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

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

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太保諡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  
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  
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  
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  
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  
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  
令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臬陶言  
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憂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  
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矜世官。錦承副千  
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諫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成。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  
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  
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  
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  
定輪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  
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卽雨。雨久。

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宜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璉四年

代蹇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

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  
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  
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  
付託老臣之責言可知也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  
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  
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  
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入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二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榘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爲之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蘄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

伏地哭言。蘓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木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網運風漂盜奪者，國

服轉假至秋。糶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濟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齋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纈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纈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蘄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

勅遣官勅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  
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  
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  
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  
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  
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  
能爲患每週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  
凡百 上供及厩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  
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也。公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二。諡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景陵 事

長陵

獻陵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成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誥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  
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又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羣  
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  
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  
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劔厲聲曰若欲  
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  
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  
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柩祠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

年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木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賦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

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

未幾南陽薦賈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諧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

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勦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楊瑯余子俊吏部疏

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敗。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勞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  
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  
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  
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  
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歿。婦家訟苟與弟殺  
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  
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不欲行。諷  
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  
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  
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

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是○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

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 上供燈公疏論曰

昔宋神宗買浙燈蘓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勅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撫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

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鄉優  
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  
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  
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譴困，卒謚  
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  
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  
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  
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



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為太學生、廣者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  
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  
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特之方詎攘間僉事墮泮官池諸生  
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  
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  
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臚每  
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  
事其御察極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  
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復按

愆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搆捕官河之匿私離者所按覈於  
權倖不小避危蹕下乘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  
令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  
慄稱萬歎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

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  
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  
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餼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  
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  
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  
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  
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  
事，亡所不精，劄而充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  
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旣在官，又威惠  
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  
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

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瑩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坎上下詔親征，謙與鄭瑩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瑩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

丞相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

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播之

立死又播二關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

下○令○曰○播○順○與○二○關○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

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

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

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尊○進○兵○部○尚○書○謙○謝

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

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鄭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驚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選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弼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及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評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欵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譬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恟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亭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勵我。乃上方略授亭等。使皆堅壁。而今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  
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譏  
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  
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  
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觀以解  
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  
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  
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  
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  
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

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粵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闕。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獍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慄慄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感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

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

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

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

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

子，尚知此意，臣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疾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

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

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李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將而

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然而子俊恃勇，驚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鞫日、亨等加鉅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  
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  
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歿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  
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  
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  
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  
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  
立款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  
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歿一時痛之云驚  
鷲冰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  
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  
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欺否耶  
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  
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  
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

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天命所賦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  
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  
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  
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  
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卽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丞

長、復、元、也、。 彛、謂、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  
牙、等、物、。 景、等、復、與、其、國、互、市、。 稠、載、還、。 恕、廉、得、之、。 遣、騎、道、執、  
景、。 景、迫、投、井、。 死、。 因、悉、銀、鎰、其、從、者、。 下、之、獄、。 而、沒、入、其、賄、。 飛、  
章、露、劾、能、私、通、外、夷、。 罪、當、。 死、。 當、是、時、。 灝、別、爲、私、。 鄙、。 以、通、。 漢、  
省、。 欲、乘、間、取、我、。 至、是、其、謀、始、。 杜、。 而、錢、能、復、使、使、乘、驛、。 以、黃、  
鸚、鵡、進、。 恕、復、上、章、。 極、言、萬、里、勞、人、。 進、一、羽、族、微、物、。 恐、天、下、  
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 黷、暴、肆、。 諸、狀、。 言、昔、交、趾、以、  
鎮、守、非、人、。 致、一、方、陷、沒、。 騰、衝、啓、。 釁、。 致、麓、川、叛、逆、。 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 安、置、南、京、。 而、黜、公、諸、大、  
帥、。 以、及、上、首、皆、。 惴、惴、奉、三、尺、矣、。 恕、在、雲、南、九、閱、月、。 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齎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費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粟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恠，兩人而已。恠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誓不相當，然恠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甲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



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遽

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旣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

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紘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

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建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

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講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爲喬晉、潤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逮恕及潛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禮草而潛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濟不能爲地。又二歲濟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爲。特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說大學讀書嘗言我善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半醴綵幣存問益。

月糜歲夫，怒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怒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訃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怒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唯懼，佞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  
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谷、洪、洞、鈞、陽、靈、寶、陽、  
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  
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  
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  
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卽真公豫議有  
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  
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洵洵



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

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上

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

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

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

哭諫。秦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

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舉而尹

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

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成

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成事大臣尚書王佐

鄭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臬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閔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陵

景帝

公名秉宇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无刺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

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  
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  
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謫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  
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  
勅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 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  
掇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  
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 上爲遣  
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  
鷄兒嶺嚴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九十  
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竝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府吏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  
功郎中張環所持廉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  
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廉御史  
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  
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  
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  
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  
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  
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  
來朝被斥官同弊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

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縻欲入吏部彭  
時爲內主以故遂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  
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陸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  
中竝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集  
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  
譽出督延綏邊備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  
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竝出爲軍  
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

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祭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



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茂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邠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流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

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

以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

京蕭子不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

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

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

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基

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唐皇帝復辟，請浙江參政季  
除名，編管江夏。蓋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  
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  
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  
惠，眾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丙  
廣螢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蠶，而  
雍新得罪，眾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  
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  
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  
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

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贄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六

秣陵 焦 竑 輯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梈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  
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  
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  
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  
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 皇帝還  
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游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

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飢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綬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謙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  
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  
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處發  
卽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  
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懽貴顯人嘗奪  
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卽知民枉不  
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  
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  
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且起率  
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悍惡、詰之  
無祠牒、卽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  
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  
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  
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  
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  
比、輒能發摘、如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  
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  
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慧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洵、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狗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洵、公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懲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鬻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贊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于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竇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

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干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

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曩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慧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

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  
汪直爲訶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  
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  
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  
直瑛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  
傷怒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  
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  
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  
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  
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馭二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飲、歛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

西洋獲奇珍異寶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灰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灰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灰。非諸公。黜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  
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 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  
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  
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  
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  
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乎悅之西安城中  
水、鹹、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  
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

餘項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  
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  
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  
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  
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  
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  
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  
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  
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  
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

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竊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干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機。以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九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理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人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



捷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甯、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灰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榜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自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卽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論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成。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效，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宜府，陞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

娛。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  
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  
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  
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  
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處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  
臨戎，制闕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  
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  
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  
攻大廉，授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

江地理  
自了茲  
六傳左  
之使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  
知雅才軍事一聽雅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  
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  
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雅大怒顧左右叱曰  
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  
斷頸散手足剝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  
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  
上 天子大嘉賞雅功制 詔卽軍中拜雅左副都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雅請以讓其弟 詔可雅  
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雅總督軍務撫鎮兩

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據。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戰。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裨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擇  
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  
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  
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  
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  
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  
發奸擒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  
母、攜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  
弗悉、二質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聲

賊據無敢窺。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千人，嘗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勝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嗣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



播、照、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  
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蔽、爾、  
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安、當、管、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  
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  
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  
棄、魯、使、得、畢、伎、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  
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  
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  
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  
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

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成，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卽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鏗禦虜西城失利，鏗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鏗小失利，卽開城納鏗，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鏗戰，必效厥力。上立詔勿納鏗，虜逼城，鏗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鏗。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司還，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參政。

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  
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  
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  
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

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  
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  
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蓋山匿  
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  
董興倚吉厭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昺

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踣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窵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歿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開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綬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上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噐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令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願闕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人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警。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歿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耳。恣宜固守。宣府居庸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及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鋪。便行旅。均疏圍給將士。贖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

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  
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  
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  
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  
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  
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  
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  
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

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

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  
普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  
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奉陵

裕陵 康陵

茂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  
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  
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  
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為國器出按山  
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  
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璜、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關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跪言時事十五條、及興戎三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

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褒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

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褒語何為、公卿

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為嘉納、特命提督十

二團管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

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

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嚴六軍、諸校斥

其貪黷選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已皆悔悟納款請宥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孽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蓋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投散官上皆爲停哈

密忠願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千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願王

灰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灰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當時大臣能悉心謀國不拘拘職守也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畝有儲木尚可材太  
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  
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懋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履等北虜火歸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

之策虜雖訂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

傳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  
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觀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  
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費  
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  
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

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偕、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覲、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瞻、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

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鑑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紱，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

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許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尚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族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警。一。

萬四千所。剽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有資萬計。逆瑾喜。卽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蕃府。

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糜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壩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効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

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  
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  
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佯進、恤京民、又言南  
京羅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  
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  
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  
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  
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  
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

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敎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

薄。鍾。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  
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  
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  
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累。免。  
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  
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  
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

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兵。戒。尋。辭。

文。舉。吳。吳。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禦。史。提。督。  
平。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饉。

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徧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

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黜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道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輒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



涓埃論蜀葉壽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梃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仄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管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筭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宜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友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卽訊友母子又贖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宜撫

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秦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鹵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溷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疑、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弘

事

景帝

裕陵

泰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或者百

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闢，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闕，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渠魁十一，餘並

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  
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卽  
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  
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  
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  
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傲然